



1405年—1433年

郑和大航海

天行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1405年—1433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405~1433年郑和大航海/天行剑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6. 4
ISBN 7-5414-2602-4

I . 1... II. 天... III. 郑和下西洋—史料
IV. K248. 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9968号

1405NIAN-1433NIAN
ZHENGHEDA HANGHAI

**1405年-1433年
郑和大航海**

天行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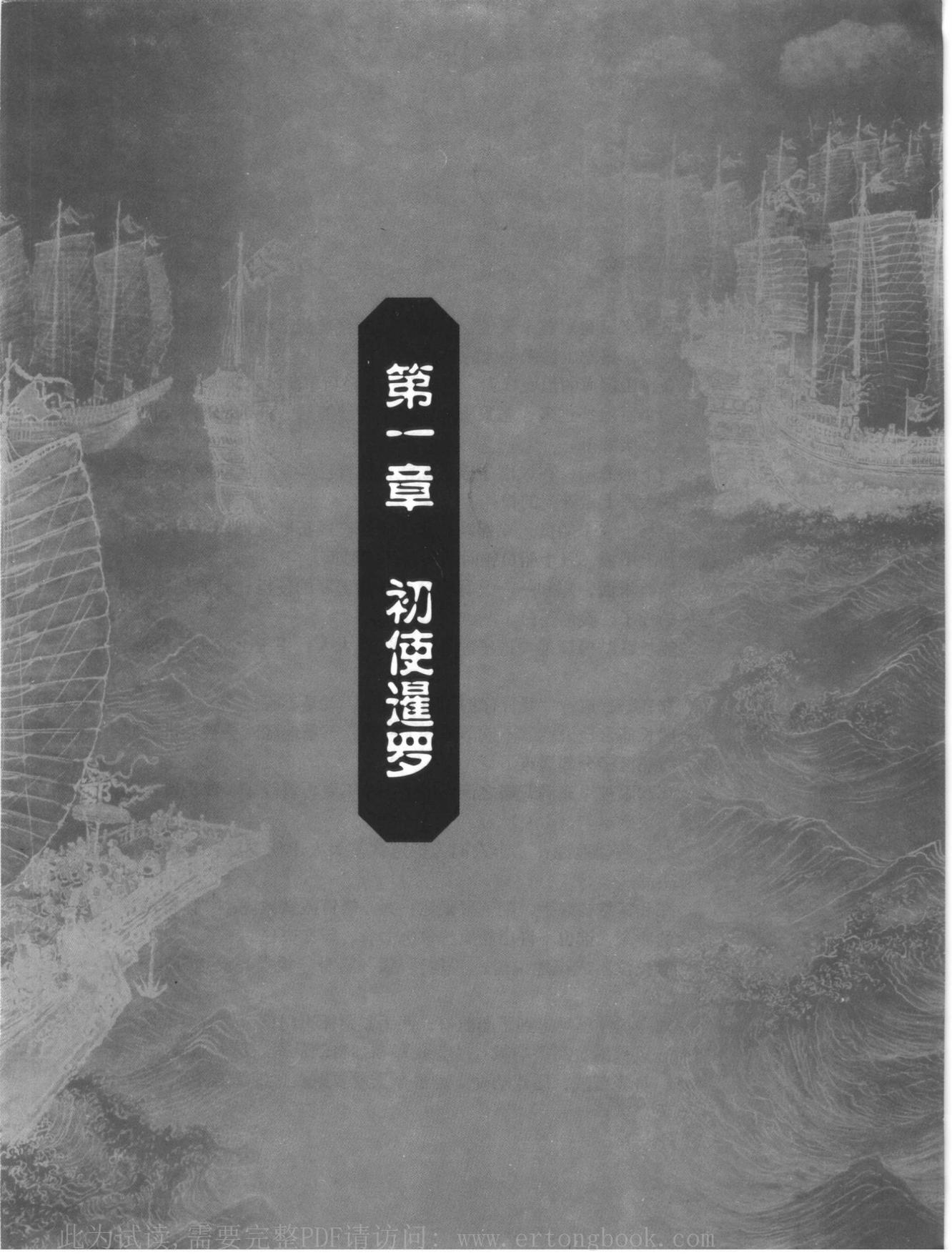
策 划 莫 知
监 制 周文林 刘卫华
责任编辑 周 玥 张 磊
装帧设计 梵 羽
责任校对 贾 凌 缪 伟
编 务 余树成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E - mail cg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政编码 650034
印 装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分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5000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4-2602-4/G·2202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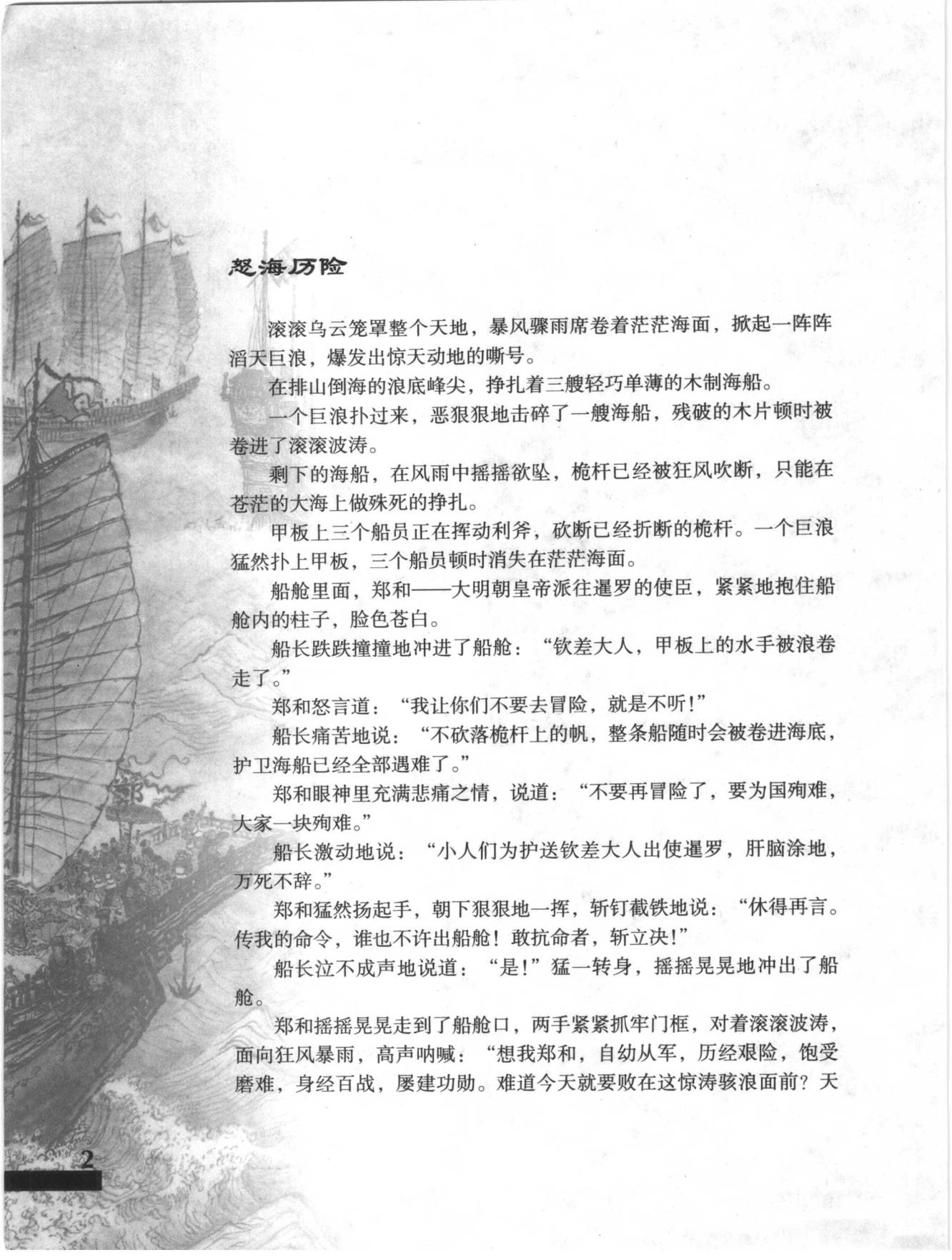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初使暹罗	· · · · ·	(1)
第二章	再使扶桑，恢复邦交	· · · · ·	(17)
第三章	郑和亲率远洋舰队，首航西洋诸国	· · · · ·	(37)
第四章	二度远航，扬威四方	· · · · ·	(137)
第五章	三度远航，结交新邦	· · · · ·	(151)
第六章	四次远航，首抵波斯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	· · · · ·	(177)
第七章	远国珍禽异宝，尽献大明新都北京紫禁城	· · · · ·	(201)
第八章	远洋舰队首航环球，开创人类航海史奇迹	· · · · ·	(215)
第九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 · · · ·	(221)



第一章 初使暹羅



怒海历险

滚滚乌云笼罩整个天地，暴风骤雨席卷着茫茫海面，掀起一阵阵滔天巨浪，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嘶号。

在排山倒海的浪底峰尖，挣扎着三艘轻巧单薄的木制海船。

一个巨浪扑过来，恶狠狠地击碎了一艘海船，残破的木片顿时被卷进了滚滚波涛。

剩下的海船，在风雨中摇摇欲坠，桅杆已经被狂风吹断，只能在苍茫的大海上做殊死的挣扎。

甲板上三个船员正在挥动利斧，砍断已经折断的桅杆。一个巨浪猛然扑上甲板，三个船员顿时消失在茫茫海面。

船舱里面，郑和——大明朝皇帝派往暹罗的使臣，紧紧地抱住船舱内的柱子，脸色苍白。

船长跌跌撞撞地冲进了船舱：“钦差大人，甲板上的水手被浪卷走了。”

郑和怒言道：“我让你们不要去冒险，就是不听！”

船长痛苦地说：“不砍落桅杆上的帆，整条船随时会被卷进海底，护卫海船已经全部遇难了。”

郑和眼神里充满悲痛之情，说道：“不要再冒险了，要为国殉难，大家一块殉难。”

船长激动地说：“小人们为护送钦差大人出使暹罗，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郑和猛然扬起手，朝下狠狠地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休得再言。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船舱！敢抗命者，斩立决！”

船长泣不成声地说道：“是！”猛一转身，摇摇晃晃地冲出了船舱。

郑和摇摇晃晃走到了船舱口，两手紧紧抓牢门框，对着滚滚波涛，面向狂风暴雨，高声呐喊：“想我郑和，自幼从军，历经艰险，饱受磨难，身经百战，屡建功勋。难道今天就要败在这惊涛骇浪面前？天

意何在！天意何在！不！皇命在身，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一个巨浪猛然扑过来，把海船打进了峰底，一会儿海船顽强地冲出了波谷，又一个巨浪猛然扑过来，把海船打进了峰底，一会儿海船又顽强地冲上了浪尖。

噼啪……

天空中惊现一道耀眼的蓝光，划破漆黑的苍穹，恶狠狠地直劈向茫茫海面，天地之间一片惨白。

“天神发怒啦！”船舱里传来一声悲哀的嚎叫。

轰隆隆……

轰隆隆……

轰隆隆……

雷霆万钧回荡在摧山倒岳的洪涛巨浪上空，激荡在浩瀚无垠的天界，震耳欲聋，惊心骇目，船上的水手们顿时大惊失色，情不自禁地叫喊了起来：

“老天爷！饶恕我们吧！”

“老天爷，为什么要惩罚我们呀？”

“天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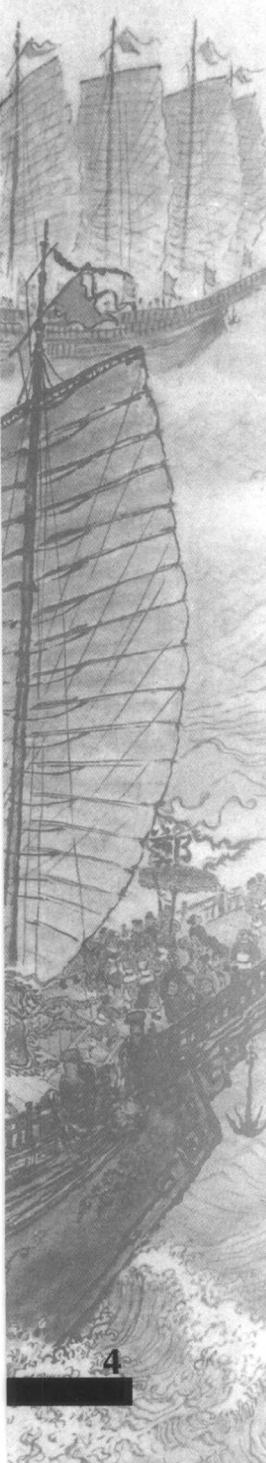
噼啪……

又一道蓝光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刺破低沉的乌云，劈开万顷波涛，击穿了那只跟随郑和舰船的已经摇摇欲坠的破船板。忽然又一个恶浪猛然从半空中劈头盖脑地砸了下来，把那只垂死挣扎的舰船彻底埋进了深邃的海底。

雷声更加猛烈，暴雨倾盆而下，海面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巨浪，一叶轻帆拼死挣扎在滔滔波浪中。

水手们脸色煞白，口吐白沫，趴倒在甲板上，绝望地等待着厄运的最后降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轮红日猛然穿破了厚厚的云层，射出一道道五彩的霞光，一个巨浪高高托起了海船，迎向那喷薄而出的红日。在红日、海船和巨浪之间隐隐约约飘下一位美丽的少女，只见她亭亭玉立，面带微笑，口中念念有词，咆哮的海浪顿时减弱了，怒吼的飓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海船稳稳当当地飞



驶在万顷碧波上。

“天妃娘娘显灵了，大人！”一个水手惊喜地高声叫喊起来。

“我们得救了，弟兄们！”众水手纷纷跑出船舱，跪倒在甲板上，对着碧蓝的天空磕头谢恩。

郑和站立在船头，遥望碧海、蓝天、白云，激荡的心潮难以平复，禁不住浮想联翩：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洪福”，此番出使暹罗，就遇到如此猛烈的暴风雨，眼看危在旦夕，却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又一次遇神灵保佑，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联想自己跟随圣上转战南北，历经艰险，九死一生，难道在这冥冥苍天中，注定了我郑和的命运必然要出现什么奇迹吗？难道造物主让我郑和投身到这个凡人世间，一定要我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吗？巍然屹立在刚刚摆脱惊涛骇浪的船头，郑和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像这苍茫浩瀚的大海一样难以预测，无法捉摸，但是他的内心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仿佛感悟到了上苍的启迪。面对着浩瀚的海面，波涛起伏的心海里情不自禁地涌动起追忆的思潮，那美丽的家乡山水、难忘的童年旧事、血雨腥风的戎马生涯又一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郑和的眼前……

在神州大地的西南边陲，有一块神奇美丽的红土地——云南，自古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拥有奇特瑰丽的自然风光，孕育了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昆明是坐落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一块璀璨的瑰宝，古往今来引无数文人骚客、战将武士为之折腰。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蘸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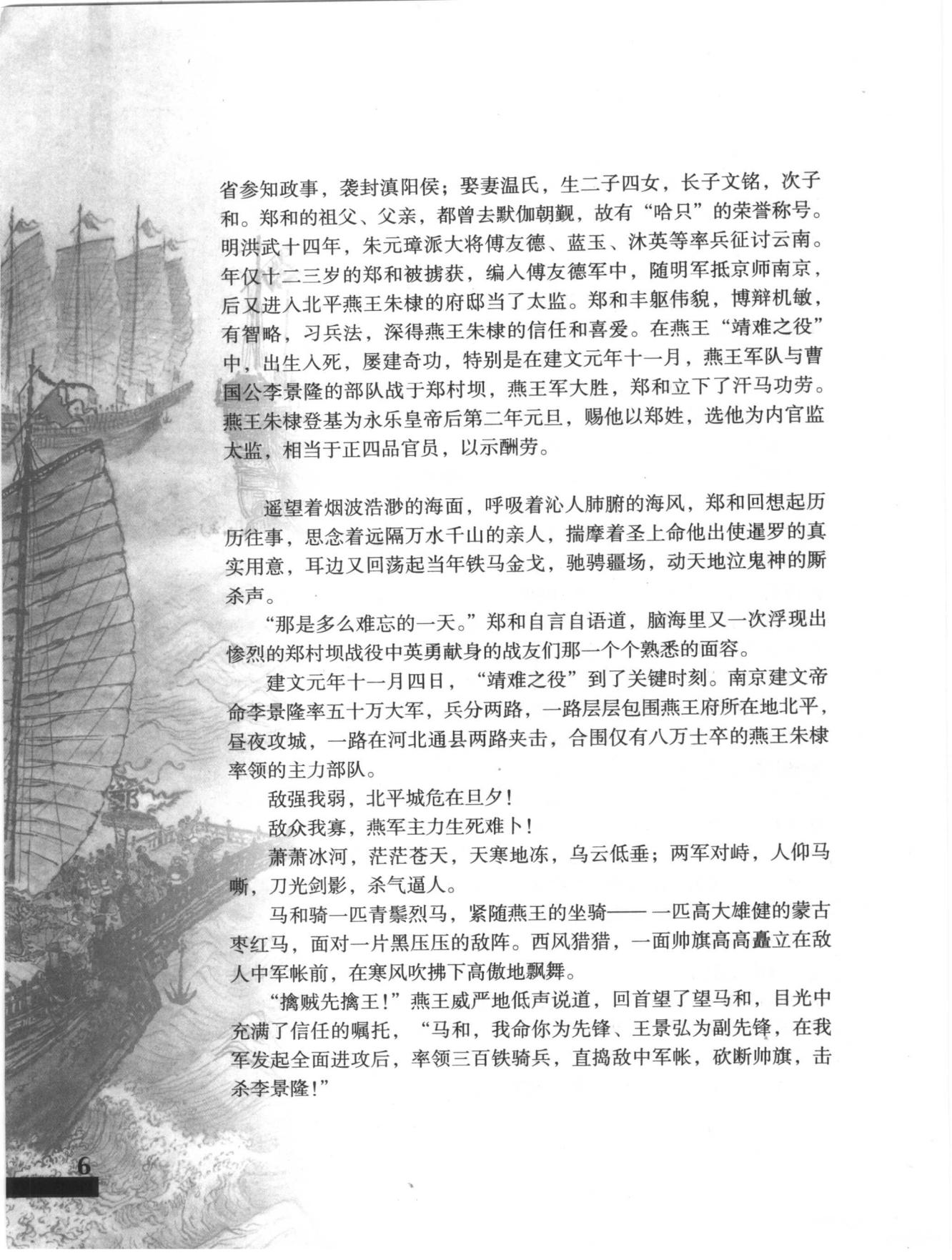
滇池又是镶嵌在这块瑰宝之巅最珍贵的一颗夜明珠。滇池位于昆明城西南，自古有盘龙江、宝象河等二十多条河流注入滇池，出水口

在海口，流入螳螂川、普渡河后又汇入金沙江。东西有金马、碧鸡二山夹峙，南北有长虫、白鹤两山遥遥相望，五百里湖泊烟波浩渺，景色秀丽，出神入化，令人流连忘返。

公元1371年，郑和出生在滇池南岸的晋宁县昆阳镇。郑和从来没有想到此后他的名字世世代代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传诵。晋宁县更没有想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孕育在这块距离海洋十万八千里之遥的西南高原盆地。

晋宁县地处滇中高原中心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有蛤蟆、大黑、黑汉、老虎等山，均属乌蒙山余脉。河流有柴河、大河、东木河等，注入滇池，进入金沙江水系。中北部滇池沿岸为湖滨盆地，金质“滇王之印”在此出土，表明晋宁县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战国时楚将庄蹻开滇，以此地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唐武德四年于东部置晋宁县，属昆州；于西部置望水县。宋大理国时为阳城堡部和巨桥部。元代改为晋宁州和昆阳州。晋宁地界名胜繁多，景色宜人。盘龙寺位于距昆阳镇二十余公里处的晋城，西瞰滇池，北接象山，东有五龙潭，南拥凤凰山，为滇中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僧人崇照主持兴建于元，明朝扩建后，其建筑巍峨壮丽，塑像栩栩如生。寺内古树名茶，红霞满天，红梅银桂，朱砂玉兰幽香扑鼻。寺外山间万顷松涛，泉水潺潺，鸟语花香，曾为禅宗临济、曹洞两派在晋宁传播的圣地，鼎盛时期僧众多达三百余人。盘龙山与滇西鸡足山、昆明西山齐名，统称为云南三大佛教圣地。鸡足山因金顶寺，西山因龙门与华亭寺，盘龙山因盘龙寺而著称于世。每年农历八月初一盘龙庙会，来自昆明、呈贡、昆阳、江川、澄江、通海、峨山、玉溪等各地的善男信女，蜂拥而至，千里迢迢虔诚地赶来拜佛，纪念盘龙祖师，祈求庇护。寺庙内外，人山人海，紫烟袅袅，一片欢腾。

郑和，原姓马，出身于世代穆斯林家庭，他的远祖名叫所非尔，是“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国王”。宋神宗熙宁三年，因被邻国侵略，所非尔舍国归宋，神宗封他为宁彝侯，后又加封为宁彝庆国公。郑和的曾祖伯颜，是所非尔的八世孙。伯颜的长子名叫察儿米的纳，元末被授滇阳侯，是为郑和的祖父。察儿米的纳之子，即郑和之父，名叫米里金，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卒于明洪武十五年，以马为姓，授云南行



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娶妻温氏，生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和。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去默伽朝觐，故有“哈只”的荣誉称号。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兵征讨云南。年仅十二三岁的郑和被掳获，编入傅友德军中，随明军抵京师南京，后又进入北平燕王朱棣的府邸当了太监。郑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深得燕王朱棣的信任和喜爱。在燕王“靖难之役”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特别是在建文元年十一月，燕王军队与曹国公李景隆的部队战于郑村坝，燕王军大胜，郑和立下了汗马功劳。燕王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后第二年元旦，赐他以郑姓，选他为内官监太监，相当于正四品官员，以示酬劳。

遥望着烟波浩渺的海面，呼吸着沁人肺腑的海风，郑和回想起历历往事，思念着远隔万水千山的亲人，揣摩着圣上命他出使暹罗的真实用意，耳边又回荡起当年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动天地泣鬼神的厮杀声。

“那是多么难忘的一天。”郑和自言自语道，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惨烈的郑村坝战役中英勇献身的战友们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容。

建文元年十一月四日，“靖难之役”到了关键时刻。南京建文帝命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层层包围燕王府所在地北平，昼夜攻城，一路在河北通县两路夹击，合围仅有八万士卒的燕王朱棣率领的主力部队。

敌强我弱，北平城危在旦夕！

敌众我寡，燕军主力生死难卜！

萧萧冰河，茫茫苍天，天寒地冻，乌云低垂；两军对峙，人仰马嘶，刀光剑影，杀气逼人。

马和骑一匹青鬃烈马，紧随燕王的坐骑——一匹高大雄健的蒙古枣红马，面对一片黑压压的敌阵。西风猎猎，一面帅旗高高矗立在敌人中军帐前，在寒风吹拂下高傲地飘舞。

“擒贼先擒王！”燕王威严地低声说道，回首望了望马和，目光中充满了信任的嘱托，“马和，我命你为先锋、王景弘为副先锋，在我军发起全面进攻后，率领三百铁骑兵，直捣敌中军帐，砍断帅旗，击杀李景隆！”

“是，殿下！”马和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明白在这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殿下将最艰巨、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八万将帅士卒的性命在此一役，燕王的雄才大略系于这三百刚烈壮士的身上，北平城的生死存亡全寄托于他马和的肩头。

成败在此一举！

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头、如林似海的刀枪，马和毫无惧色，他仿佛又看到祖辈们历经千辛万苦，前往圣地默伽朝觐的伟岸身影，那是多么的艰险与崎岖！自云南思茅出境，抵达缅甸的曼德勒，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从仰光出海，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驶出孟加拉湾，绕道斯里兰卡，横渡阿拉伯海，进入亚丁湾，登陆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朝觐地默伽。长达数年的朝觐路程充满了风险、灾祸、瘟疫和意外事故，可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平安而归了。他们讲述的异国的风土人情、他乡的珍闻奇事、大海的狂风暴雨给童年的马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马和幼小的心灵里憧憬着前往圣地朝觐的愿望。为此他每日练习武艺，强健身躯，学习经典，勤奋读书，锤炼出了一副强健的身体与睿智的大脑。从军以后，他南征北战，久经沙场，终于成为燕王手下一名临危不惧、有勇有谋的虎将。

“呜……呜……”

一声声凄厉的牛角号，响彻萧瑟的原野。

马和眼中那黑压压的人影忽然变成了汹涌奔腾的浪涛，气势汹汹地朝他涌来。

“敌军进攻了！”马和身前，传令兵大声疾呼。

“轰……轰……”

敌阵前散发出一阵阵黄褐色的炮火硝烟，笼罩了整个战场。

马和左前方，一名士卒中弹落马，浑身鲜血淋淋，当场毙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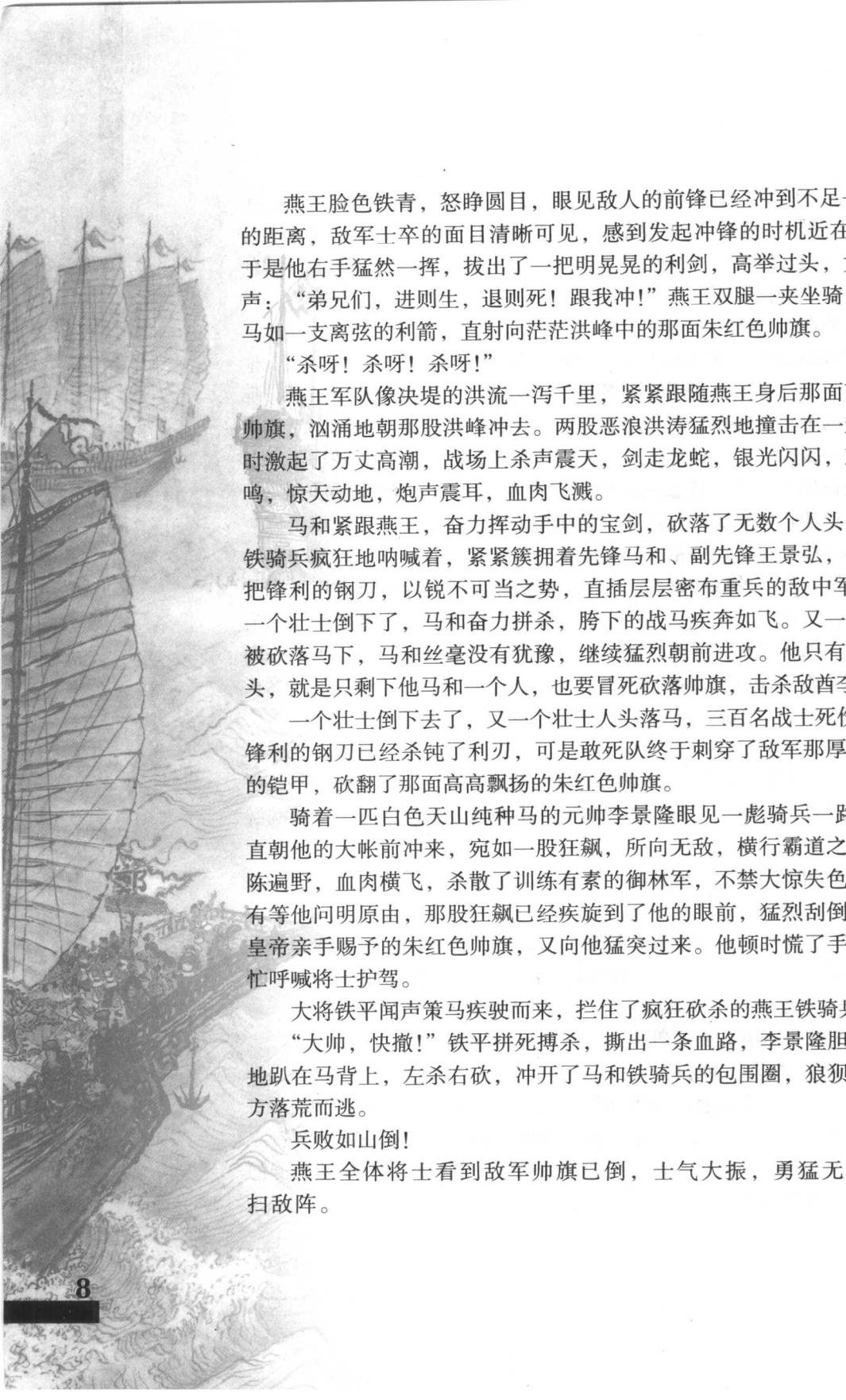
“轰……轰……”随着猛烈的炮火，又一个士卒应声落马。

燕军阵脚不由自主地朝燕王的中军帐方向挪动。

“杀呀！杀呀！杀呀！”

敌军喊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浩浩荡荡朝燕军汹涌地冲来。

这时，燕王的军队渐渐紧缩成一个坚实的壁垒，如一团倒刺挺立的刺猬，士卒们一个个神色严峻，屏着呼吸，紧握长矛、钢刀，静静地等待着燕王的号令。



燕王脸色铁青，怒睁圆目，眼见敌人的前锋已经冲到不足一百米的距离，敌军士卒的面目清晰可见，感到发起冲锋的时机近在瞬间。于是他右手猛然一挥，拔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利剑，高举过头，大吼一声：“弟兄们，进则生，退则死！跟我冲！”燕王双腿一夹坐骑，枣红马如一支离弦的利箭，直射向茫茫洪峰中的那面朱红色帅旗。

“杀呀！杀呀！杀呀！”

燕王军队像决堤的洪流一泻千里，紧紧跟随燕王身后那面高挺的帅旗，汹涌地朝那股洪峰冲去。两股恶浪洪涛猛烈地撞击在一起，顿时激起了万丈高潮，战场上杀声震天，剑走龙蛇，银光闪闪，鼓号齐鸣，惊天动地，炮声震耳，血肉飞溅。

马和紧跟燕王，奋力挥动手中的宝剑，砍落了无数个人头。三百铁骑兵疯狂地呐喊着，紧紧簇拥着先锋马和、副先锋王景弘，仿佛一把锋利的钢刀，以锐不可当之势，直插层层密布重兵的敌中军大帐。一个壮士倒下了，马和奋力拼杀，胯下的战马疾奔如飞。又一个战士被砍落马下，马和丝毫没有犹豫，继续猛烈朝前进攻。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只剩下他马和一个人，也要冒死砍落帅旗，击杀敌酋李景隆。

一个壮士倒下去了，又一个壮士人头落马，三百名战士死伤大半，锋利的钢刀已经杀钝了利刃，可是敢死队终于刺穿了敌军那厚实坚韧的铠甲，砍翻了那面高高飘扬的朱红色帅旗。

骑着一匹白色天山纯种马的元帅李景隆眼见一彪骑兵一路厮杀，直朝他的大帐前冲来，宛如一股狂飙，所向无敌，横行霸道之处，尸陈遍野，血肉横飞，杀散了训练有素的御林军，不禁大惊失色。还没有等他问明原由，那股狂飙已经疾旋到了他的眼前，猛烈刮倒了那面皇帝亲手赐予的朱红色帅旗，又向他猛突过来。他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呼喊将士护驾。

大将铁平闻声策马疾驶而来，拦住了疯狂砍杀的燕王铁骑兵。

“大帅，快撤！”铁平拼死搏杀，撕出一条血路，李景隆胆战心惊地趴在马背上，左杀右砍，冲开了马和铁骑兵的包围圈，狼狈地朝西方落荒而逃。

兵败如山倒！

燕王全体将士看到敌军帅旗已倒，士气大振，勇猛无比，横扫敌阵。

建文帝的军队眼见中军大帐帅旗被砍翻，御林军彻底崩溃了，元帅疯狂地朝后逃跑，顿时士气丧尽，像洪水一般纷纷丢下手中的兵器，没命地四处溃逃。

残阳如血，北风呼啸，数十万大军混战一团；箭飞如雨，杀声震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夜幕降临在苍凉的原野，一场血雨腥风的鏖战结束了，万里沙场一片萧瑟。

马和浑身上下早已经被血浆与汗水浸透，左肩头留下一道深深的刀痕。

燕王策马疾驶而来，翻身下马，走近马和。马和单腿跪地，右手持刀柱地。燕王急忙上前，双手搀扶起马和。燕王目光炯炯，满含热泪，紧紧注视着马和及他身后跪立的一百名铁骑壮士。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伤痕累累，高扬着威武不屈的头颅，眼睛里饱含着胜利喜悦的泪花。

呜呼尔众，国之忠良。奸臣肆毒，甚于虎狼。死于战阵，曾不尔戚，我心孔伤，怛焉尔惕。念而骸骨，弃于草野，日炙雨淋，我岂忍之。拾而聚之，窀穸于斯，魂其安矣，魄其妥而。维石鑿鑿，勒铭山阿，维千万世，其永不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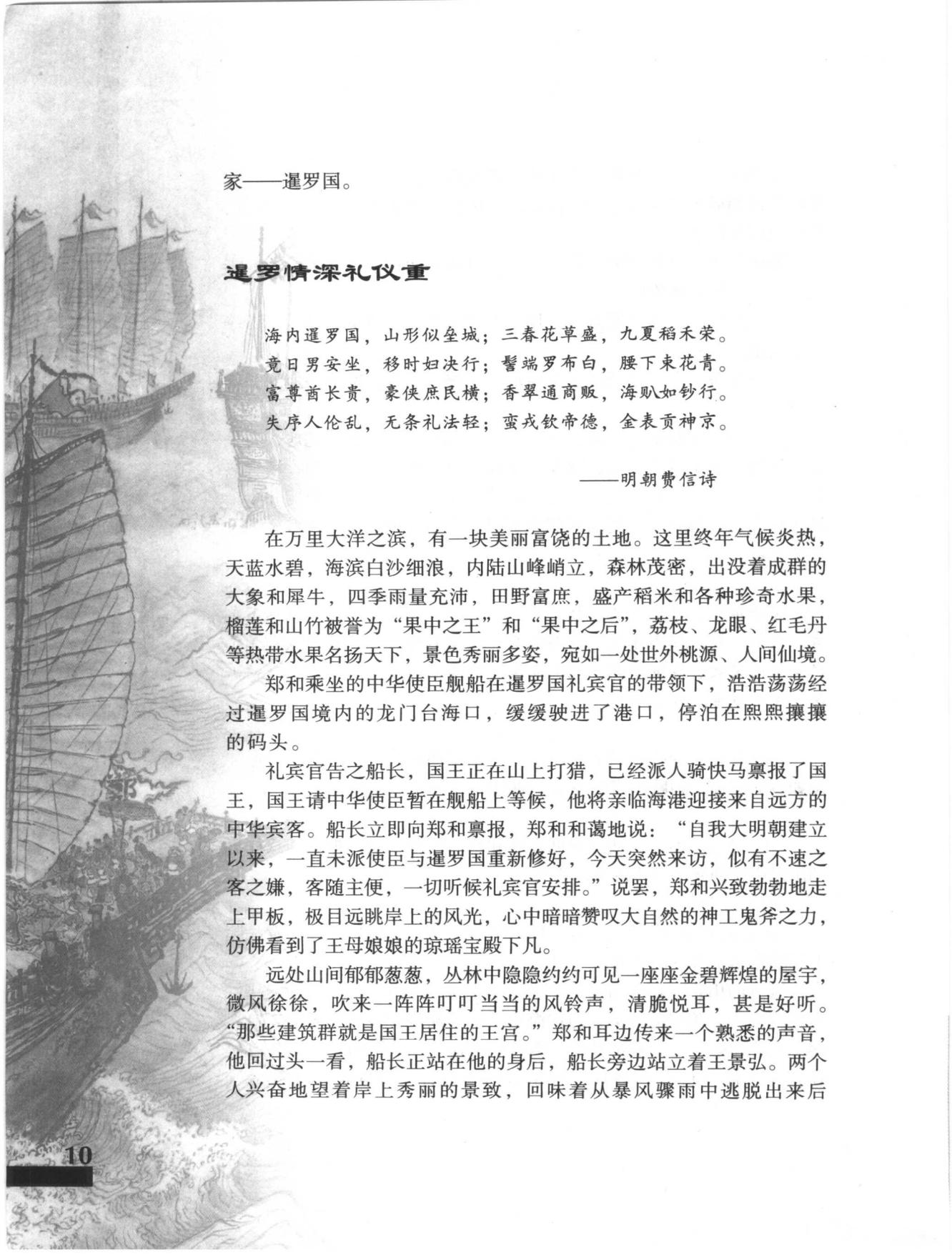
郑和耳边又回响起陛下亲自撰写的祭祀郑村坝战役的碑文，那如泣如诉的感情、如歌如诗的往事令他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与忧伤之中。

“大人！大人！”副使王景弘在郑和身后轻声呼唤，把郑和从往事的沉思中拉回到了现实的大海与舰船上。

“嗯！什么事？”

“前面就到暹罗国了。”郑和随着王景弘的右手朝正前方一看，脸上不禁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绿色的山峦，层层叠叠，郁郁葱葱，艳丽的花朵开得漫山遍野，金色的沙滩，碧绿的海浪，仿佛海市蜃楼一般展现在郑和眼前。自大明王朝建都南京三十多年以来，郑和率领第一个海外使团，乘着季风，在大海上航行了二十多日，终于到达了自古与中国友好交往的国



家——暹罗国。

暹罗情深礼仪重

海内暹罗国，山形似垒城；三春花草盛，九夏稻禾荣。
竟日男安坐，移时妇决行；髻端罗布白，腰下束花青。
富尊酋长贵，豪侠庶民横；香翠通商贩，海舶如钞行。
失序人伦乱，无条礼法轻；蛮戎钦帝德，金表贡神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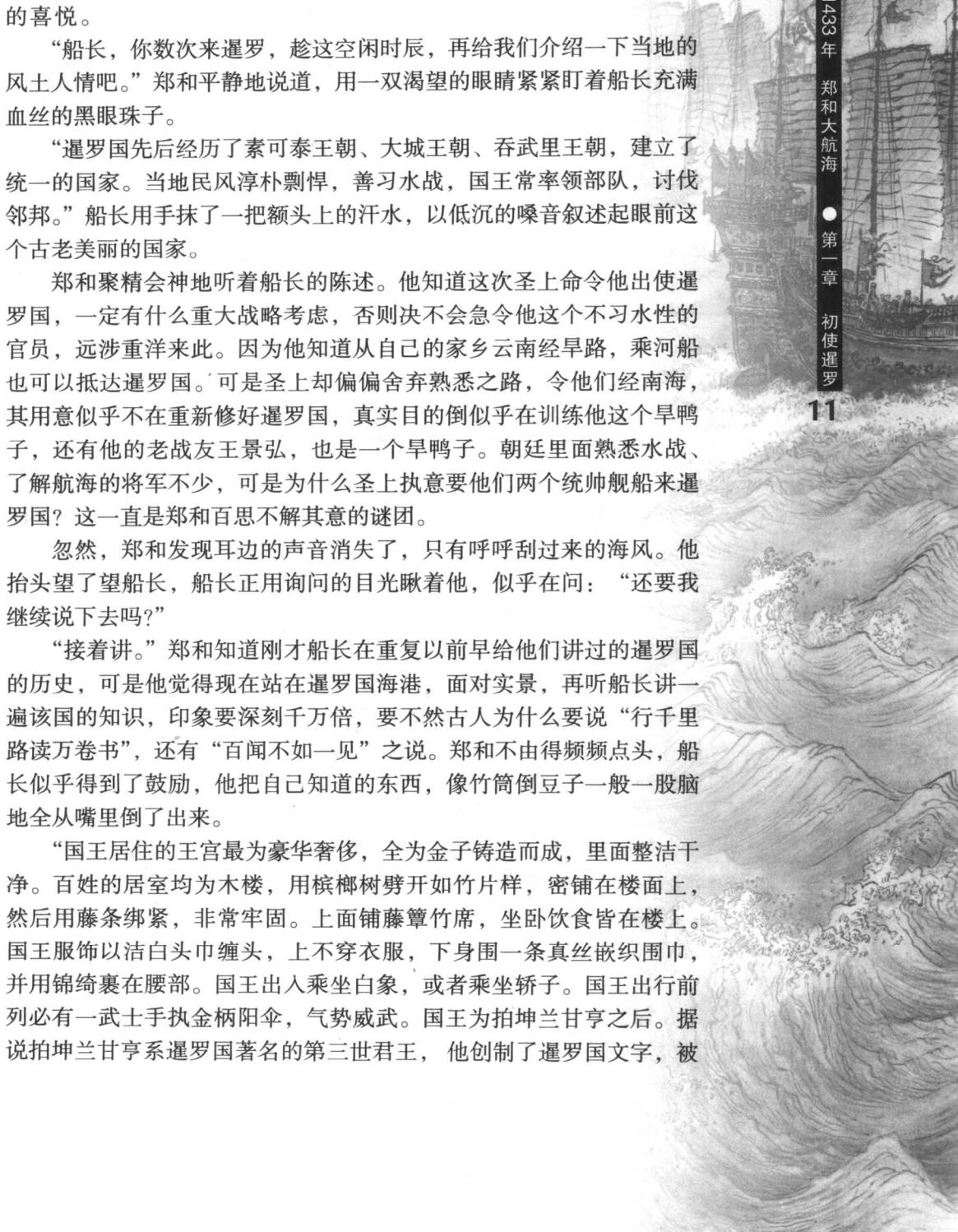
——明朝费信诗

在万里大洋之滨，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终年气候炎热，天蓝水碧，海滨白沙细浪，内陆山峰峭立，森林茂密，出没着成群的大象和犀牛，四季雨量充沛，田野富庶，盛产稻米和各种珍奇水果，榴莲和山竹被誉为“果中之王”和“果中之后”，荔枝、龙眼、红毛丹等热带水果名扬天下，景色秀丽多姿，宛如一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郑和乘坐的中华使臣舰船在暹罗国礼宾官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经过暹罗国境内的龙门台海口，缓缓驶进了港口，停泊在熙熙攘攘的码头。

礼宾官告之船长，国王正在山上打猎，已经派人骑快马禀报了国王，国王请中华使臣暂在舰船上等候，他将亲临海港迎接来自远方的中华宾客。船长立即向郑和禀报，郑和和蔼地说：“自我大明朝建立以来，一直未派使臣与暹罗国重新修好，今天突然来访，似有不速之客之嫌，客随主便，一切听候礼宾官安排。”说罢，郑和兴致勃勃地走上甲板，极目远眺岸上的风光，心中暗暗赞叹大自然的神工鬼斧之力，仿佛看到了王母娘娘的琼瑶宝殿下凡。

远处山间郁郁葱葱，丛林中隐隐约约可见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屋宇，微风徐徐，吹来一阵阵叮叮当当的风铃声，清脆悦耳，甚是好听。“那些建筑群就是国王居住的王宫。”郑和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回过头一看，船长正站在他的身后，船长旁边站立着王景弘。两个人兴奋地望着岸上秀丽的景致，回味着从暴风骤雨中逃脱出来后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three-masted sailing ship, likely a 'Zheng He' ship, navigating through turbulent, wavy seas. The ship has multiple levels and intricate rigging. The sky above is filled with soft, billowing clouds.

的喜悦。

“船长，你数次来暹罗，趁这空闲时辰，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吧。”郑和平静地说道，用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紧盯着船长充满血丝的黑眼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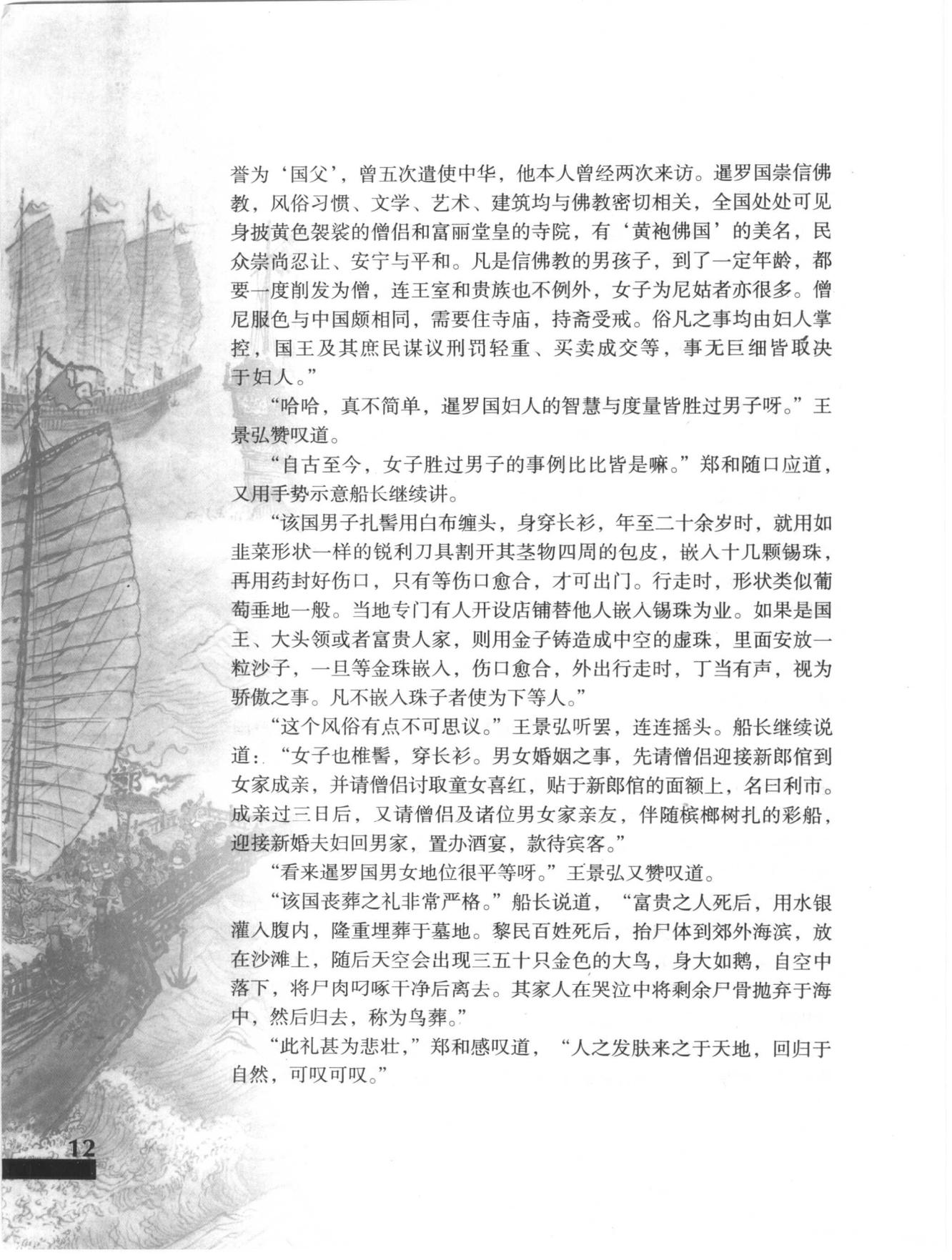
“暹罗国先后经历了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当地民风淳朴剽悍，善习水战，国王常率领部队，讨伐邻邦。”船长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以低沉的嗓音叙述起眼前这个古老美丽的国家。

郑和聚精会神地听着船长的陈述。他知道这次圣上命令他出使暹罗国，一定有什么重大战略考虑，否则决不会急令他这个不习水性的官员，远涉重洋来此。因为他知道从自己的家乡云南经旱路，乘河船也可以抵达暹罗国。可是圣上却偏偏舍弃熟悉之路，令他们经南海，其用意似乎不在重新修好暹罗国，真实目的倒似乎在训练他这个旱鸭子，还有他的老战友王景弘，也是一个旱鸭子。朝廷里面熟悉水战、了解航海的将军不少，可是为什么圣上执意要他们两个统帅舰船来暹罗国？这一直是郑和百思不解其意的谜团。

忽然，郑和发现耳边的声音消失了，只有呼呼刮过来的海风。他抬头望了望船长，船长正用询问的目光瞅着他，似乎在问：“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接着讲。”郑和知道刚才船长在重复以前早给他们讲过的历史，可是他觉得现在站在暹罗国海港，面对实景，再听船长讲一遍该国的知识，印象要深刻千万倍，要不然古人为什么要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还有“百闻不如一见”之说。郑和不由得频频点头，船长似乎得到了鼓励，他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像竹筒倒豆子一般一股脑地全从嘴里倒了出来。

“国王居住的王宫最为豪华奢侈，全为金子铸造而成，里面整洁干净。百姓的居室均为木楼，用槟榔树劈开如竹片样，密铺在楼面上，然后用藤条绑紧，非常牢固。上面铺藤簟竹席，坐卧饮食皆在楼上。国王服饰以洁白头巾缠头，上不穿衣服，下身围一条真丝嵌织围巾，并用锦绮裹在腰部。国王出入乘坐白象，或者乘坐轿子。国王出行前列必有一武士手执金柄阳伞，气势威武。国王为拍坤兰甘亨之后。据说拍坤兰甘亨系暹罗国著名的第三世君王，他创制了暹罗国文字，被



誉为‘国父’，曾五次遣使中华，他本人曾经两次来访。暹罗国崇信佛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建筑均与佛教密切相关，全国处处可见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和富丽堂皇的寺院，有‘黄袍佛国’的美名，民众崇尚忍让、安宁与平和。凡是信佛教的男孩子，到了一定年龄，都要一度削发为僧，连王室和贵族也不例外，女子为尼姑者亦很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相同，需要住寺庙，持斋受戒。俗凡之事均由妇人掌控，国王及其庶民谋议刑罚轻重、买卖成交等，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妇人。”

“哈哈，真不简单，暹罗国妇人的智慧与度量皆胜过男子呀。”王景弘赞叹道。

“自古至今，女子胜过男子的事例比比皆是嘛。”郑和随口应道，又用手势示意船长继续讲。

“该国男子扎髻用白布缠头，身穿长衫，年至二十余岁时，就用如韭菜形状一样的锐利刀具割开其茎物四周的包皮，嵌入十几颗锡珠，再用药封好伤口，只有等伤口愈合，才可出门。行走时，形状类似葡萄垂地一般。当地专门有人开设店铺替他人嵌入锡珠为业。如果是国王、大头领或者富贵人家，则用金子铸造成中空的虚珠，里面安放一粒沙子，一旦等金珠嵌入，伤口愈合，外出行走时，丁当有声，视为骄傲之事。凡不嵌入珠子者使为下等人。”

“这个风俗有点不可思议。”王景弘听罢，连连摇头。船长继续说道：“女子也椎髻，穿长衫。男女婚姻之事，先请僧侣迎接新郎倌到女家成亲，并请僧侣讨取童女喜红，贴于新郎倌的面额上，名曰利市。成亲过三日后，又请僧侣及诸位男女家亲友，伴随槟榔树扎的彩船，迎接新婚夫妇回男家，置办酒宴，款待宾客。”

“看来暹罗国男女地位很平等呀。”王景弘又赞叹道。

“该国丧葬之礼非常严格。”船长说道，“富贵之人死后，用水银灌入腹内，隆重埋葬于墓地。黎民百姓死后，抬尸体到郊外海滨，放在沙滩上，随后天空会出现三五十只金色的大鸟，身大如鹅，自空中落下，将尸肉叼啄干净后离去。其家人在哭泣中将剩余尸骨抛弃于海中，然后归去，称为鸟葬。”

“此礼甚为悲壮，”郑和感叹道，“人之发肤来之于天地，回归于自然，可叹可叹。”

“听说暹罗国与我国自古以旱路为通道？”王景弘询问道。

“没错，”船长点了点头说道，“往暹罗国西北约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以通我云南后门。此处居住番人五六百家。各种各样的番货在那里都可以买到，特别盛产莹红明净如石榴子一般的红马斯肯的宝石。过去常有中国商船抵达暹罗国后，再乘小船到上水，去做买卖。暹罗国盛产黄速香、降真香、沉香、花梨木、象牙、大风子等特产。尤其该国出产的苏木非常著名，体积巨大，颜色上乘，超过其他国家。异兽有白象、狮子、猫、白鼠。烧酒有米酒、椰子酒，价格非常低廉。牛羊鸡鸭很多。百姓煮海为盐，酿林为酒。买卖用海贝为银钞，但是金银铜钱也可以通用，只是中国历代铜钱不通用。”

“大人，我们这次来，当尽量采买一批回国，以补我朝廷之不足。”王景弘望了望郑和，询问道。郑和正津津有味地听船长讲，马上赞同地点了点头。

“暹罗国的语言好学吗？”郑和问道。

“类似我国广东乡间谈话音韵，北方人很难掌握。”船长补充道，“过去，该国国王常派遣使臣携带苏木、降香等宝物进贡我中国。”

“讲得好！”郑和见船长如数家珍般详细描述了即将登陆的佛国，非常满意。

这时，岸上随风吹来阵阵当啷当啷的铜铃声，众人一齐朝岸边望去，只见远处椰林间，一柄金柄阳伞隐约可见，随着清脆的铜铃响声不绝于耳，那柄金阳伞越来越近，在晴天白云下迎风飘扬，徐徐朝码头移来。

“国王驾到，回避！”岸上有人高声呼叫。

“大人，国王来了。”船长听懂了来自岸边的呼喊声，神情紧张地说道。

郑和闻声，紧了紧衣襟。“好，准备下船。”说罢，转身走回到船舱。王景弘紧随其后，跟了进去。

船长疾步走向船头，召唤船员，准备礼物，迎接暹罗国国王。

暹罗国王锁里乘坐一头银白色巨象，兴冲冲地率领国王禁卫军和一班朝廷文武大臣朝海港而来。

“中华使臣舰船已经抵达海港。”当国王听到信使乘快马到山间狩猎场禀报这一消息的时候，大喜过望。他万万没有想到与中华中断将